

现代皖籍名作家丛书

張恨水選集

雁归来





雁归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合肥

责任编辑 木中田
装帧设计 余秉楠
插图 叶家和
扉页图 高莽

雁归来

张恨水 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75 插页：9 字数：420,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378·121 定价：2.55元

目 录

第 一 回	玉貌同钦拆笺惊宠召 寓楼小集酌酒话平生	1
第 二 回	掘草充饥求生到马粪 为民清命纳税舍豚儿	14
第 三 回	赤地绝生机人兽相食 寒山寻出路星夜登程	27
第 四 回	别子到荒城双亲待毙 卖身投老吏五载离家	39
第 五 回	慷慨约同行不甘落后 凄凉愁独活勉祝成双	53
第 六 回	青眼相逢湖山留客住 素衣结伴风雨渡江来	66
第 七 回	各有深心殷勤为护士 独具正义慷慨说行人	82
第 八 回	亲手抚创痕旁人侧目 退身虚前席之子有心	93
第 九 回	妙事见重重汗梁小住 游兴生勃勃铁塔同攀	104
第 十 回	絮语蓄痴情争夸女性 酒家逢绝艳暗慕天真	116
第十一回	少女同餐兴阑增苦闷 遗民谁见话里漏情机	129
第十二回	谁是有情人忽惊旅行 喜逢幽默者闲话都	142
第十三回	大地荒尘灰心萌退志 黄河落日触景起哀思	155
第十四回	且忍旅人愁街头访古 难堪关塞夜月下舒怀	168

第十五回	各谈远游心徘徊月夜 初尝行役苦驰逐风尘	181
第十六回	四壁家空感大匠努力 一池春暖论美女病	195
第十七回	灞水长桥仰先民伟大 曲江荒草伤近代凋零	207
第十八回	笑探五典坡高谈入胜 病饮新丰酒微意分甘	220
第十九回	把脉坐床前情词恍惚 追书来天外意态殷勤	231
第二十回	报怨特工谗庄谐并进 多情原不忝函电交驰	244
第二十一回	买帖过碑林人怀愠色 啜羹尝肉味梦感余生	257
第二十二回	震耳赏秦音人归夜市 分襟渡渭水诗唱阳关	272
第二十三回	荒冢成群见咸阳古道 流氓接踵过西北高原	286
第二十四回	破屋寒密餐黑馍白水 斜风细雨看荒草空城	299
第二十五回	把盏说边情真成神活 登堂瞻县政难废排场	313
第二十六回	谈笑出邠州同瞻石佛 伤怀入陇境重到瑶池	327
第二十七回	穷地盛装卖身作旅客 夕歌朝死绝路恻斯人	340
第二十八回	东望归程未免受垂柳 西来苦事如何饮浊泉	352
第二十九回	意外遭逢荒祠看古物 目前尴尬好酒敬新知	366
第三十回	瘠地倦游踪攀条引怨 晚程疑客影馈物生嫌	380

第三十一回	欲语转难一番传恶耗 伤心何必一再度励前程	391
第三十二回	小民果难为御夫争利 古人不可及走卒开山	402
第三十三回	山路御风行停车惊寇 峰头挥雪坐闻铎疑仙	416
第三十四回	断井残垣黄昏吊故土 青毡败絮白发守寒衙	430
第三十五回	喂虎吸民膏现身说法 倾壶止色变立誓呼天	443
第三十六回	敲骨人来堵门殴县令 断肠梦破伏枕哭双亲	455
第三十七回	微露儿女情当时尴尬 忽传生死信前路凄凉	471
第三十八回	旧侣难堪隔墙闻笑语 新交可敬解佩谢隆情	489
第三十九回	相客在衣冠疏狂失态 穿山绝草木荒落惊心	503
第四十回	荒店叱饿人逢伊手足 边城作上客爱此河山	516
第四十一回	酒入愁肠割豚拚一醉 诗留素壁画燕祝双栖	532
第四十二回	共半日清游泣倾肺腑 订三年后约握别风尘	547

第一回 玉貌同钦拆笺惊宠召 寓楼小集酌酒话平生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
看来一物还能卖，爬上墙头拆屋梁。
一升麦子两升麸，埋在墙根用土铺；
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
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菜饭又充汤。
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
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
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
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
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
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

这几首竹枝词，伧俗得厉害，谈不上诗；不过这里面所说的话，是民国十七八年，陕甘两省实在的情形。用这种材料来做诗，却也生面别开。我们舞文弄墨的人，虽也善于闭门造车，但是这种谣言，坐在家里决也造不出来。所以说到这几首俗诗，也很有些来历，若问它的来历，小可敢说是人证两全。证呢，自然是十七八年的历史；人呢，却是一位现在最摩登的姑娘，体育皇后宋燕秋

女士。她今年十九岁，在南京某大学的附属中学里读书，不但她那白里透红的脸，乌眼珠，一见就让人赞她美丽；便是她那强壮的体格，没有一点旧式小姐的病态。她除了在本校女子篮球队里，作个首领而外，而且她二百米短跑，在华南运动会中，还夺得锦标。这不仅是本校全体学生，都钦慕她了不得，就是社会上醉心于健美姑娘的少年，哪个不是对她以一见为荣。只是有一件怪事：假如她不是和别人在一处，她两道眉毛，总是皱将起来。就以在学校里而论吧，有时一个人走上大楼屋顶，靠了栏干，向西北角呆望；有时一个人坐在树荫下，沉沉的想，还要叹上两口气。可是她一看到有人来了，立刻笑容满面，谈谈唱唱，跑跑跳跳，一点不露形迹。日子久了，男女同学有知道的，也不免问她所以然。她笑着说：“什么原故也没有，我喜欢热闹；若是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要发愁了。”这话不见是靠得住，但是这里面显然有隐情，不过既然知道是人家隐情，那也就不必去问了。

在这年的春天，她忽然有一个星期不到学校来。那些醉心于她的男友，都疑心她专属了于一个人，急的了不得。后来在学校当局方面打听出来，原来她的父亲死了，大家才干了一身汗。但是一直两个星期，她依旧不见来，便是她几个好朋友写信去安慰她，她也没有回信。在她许多的男友当中，有位伍健生，不能忍耐了，穿了一套整齐的西服，将头发梳的溜光，脸也刮得一根毫毛没有，就大着胆子，到宋女士家来拜访。

燕秋的父亲，是部里一个老司长。家里比较的阔，在城北做了一幢很好的洋房。两扇蓝漆大门，远远可以看到天井左边车棚里，停着一辆银灰色的轿式汽车。他们家里，自然是看不到，可是在大门外边，已经看到那淡蓝色的方格玻璃窗里，半拖着杏黄色的窗幔。天井里已经看不到什么丧家的象征，仅仅门板上，斜贴了两张白色字条，那算是对家里曾经有过丧事的一种表示了。健生心想：听说燕秋有两个哥哥，都是崭新的人物，所以他家里



并不用那些封建思想的旧式丧仪，准此推测下去，有个男朋友去拜访他的妹妹，那也不要紧的。因之大着胆子，走向前一按门框上的电铃。一个仆人走出来，先向他看看，然后问道：“会大少爷呢？会二少爷呢？他们都不在家。”健生笑道：“不是，会你们小姐。”那仆人道“什么？”这两个字很重，而且同时将眼睛再向健生身上去打量着。健生点着头笑道：“我是学校里校长命令来的，有话问你们小姐。”仆人道：“她不是请过假了吗？”健生道：“还有别的事。”那仆人沉吟着道：“既然是校长打发来的，我可以替你先去回一声，请你给我一张名片。”健生将名片交给了他，不敢进去了，只好在大门口等着。

不多一会，那仆人出来了。他道：“我们少奶奶，请先生到客厅里坐。”健生想着，这真是奇怪，我是来拜会小姐，怎么少奶奶请到客厅里坐？这不管他，就跟了去吧。到了那客厅里，地板上铺的是北京毯子，四周陈列的是西洋沙发，云南大理石的桌子，一切都极贵族式。心想：宋女士家庭是很好的，穷小子要向她求婚，恐怕是不大容易。站在这里发呆呢，燕秋却带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进来了。燕秋今天穿了一件灰布旗袍，在那窄小的袖子上，套了一圈黑纱，那鬓发下面倒插了一朵白绒绳编的小菊花，便是她带孝也有一种风韵。她不等健生开口，先就道：“这是我家大嫂。”健生刚点个头，她又道：“伍先生是奉了校长命令来催我参加体育会的吗？”她口里说着，眼睛对健生表示很殷切的样子，那不用提乃是通知他这样的说。健生道：“是的，我想宋女士的假期快满了吧？”燕秋放出她那很愁苦的样子，勉强笑了一笑道：“无所谓假期，我的心绪恶劣得很，改日再谈，请你回去给我致意校长。”健生走进屋子来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曾让坐，只是站着说话。而今放出这种口吻，又俨然是催客走的意思。最妙的是，跟出来的这位大少奶奶始终不曾说句话。健生觉得要坐在这里，那很是很难堪，便向她二人点头道：“既是这样，

我不在这里打搅了。”大少奶奶才道：“那么怠慢得很。”燕秋报之以苦笑。退了出来，她二人只送到洋楼下层门边就不送了。

健生走出了这大门，倒干了一身汗。心想这个样子，燕秋在家里，那是受压迫很厉害的。难道她父亲死了，她哥嫂就断绝她的经济，不让她念书吗？现在中华民国的法律，男女是一样有继承遗产权利的。至少宋女士可以把她自己所应得的拿来念书，那怕什么？听说她是常州人，南京回家也很近的，她不会回家去找族里人来和哥哥评理吗？他为了宋女士的事，很替人挂心，自己低了头，一路走着计划了回校去。他本是一个学理科的学生，今天却跑到图书馆里去，将六法大全一部书向主任要了来，摊在桌上，不问头尾，乱翻了一阵。虽然这法律书是用文字表现出来的，并没有什么图表公式，但是有些专门名词看去也很费理解，因之看了许久，却看不出一些道理来，只得放下书，走出图书馆来。他正在彷徨着，今天要用什么法子，才可以把胸中的烦闷来解除一下。忽然自己身后有人拍了一下，笑道：“老伍！打算回家打离婚官司吗？怎么今天光顾法律书起来了？”健生回头看时，正是法律系的同学费昌年。他在温冷两季常是在长衣外加上一件漂亮的马褂，因之有漂亮老夫子的绰号。在漂亮两个字上着想，可以知道他是很年轻的了。他和伍健生也算一个同志，都是追求着宋燕秋的。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昌年都会疑心到女人身上去。健生道：“我不能查法律书吗？图书馆的书，样样都是让我们看的，不能说是看了什么书就有嫌疑。”费昌年笑道：“你果然是为了女人问题的话，你与其查书，不如问我，我可以和你出一些主意。”健生道：“我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打什么离婚官司？”昌年笑道：“也许关于女人别的问题吧！”健生道：“我不过是和别人打抱不平，告诉你也不要紧，我问你，假如一个女子没有满二十岁，在法律上可不可以和兄长一样受遗产？假如是

可以的话，哥哥不但不给她钱，还要禁止她读书……”昌年两手一拍，笑着跳起来道：“这是密斯宋啊！她请教过你吗？”健生红着脸道：“并不是说她。我有一个亲戚，现在有这样的情形。”昌年将右手伸出对了他的脸，中指和大拇指一弹，打得拍的一下响，笑道：“我有什么不明白，你今天刮了脸，又穿了新西服，准是到宋家去了。我想你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健生道：“除非你是去碰过钉子的，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说着抬了两抬肩膀，也就表示这不屑的样子来。昌年笑道：“大家别想吃天鹅肉吧，她要到上海去结婚了。结婚之后，到外洋去度蜜月。对手方是浙江财主的儿子，在本校快毕业的学生，我们谁比得过人家！”健生道：“那准是做肉麻文章的高一虹，那是个没落了的纨绔子弟。我有一天一定要做一篇文章骂骂他。他那欺骗女孩子的蠢贼，人格早已宣告破产了。”他说这话时，脸色真个板了起来。昌年只是笑，却没有加可否。健生确是也曾听过这种消息，燕秋虽喜欢运动，却也很喜欢文艺。那高一虹常是在报上投稿，隐隐约约的捧燕秋。他有钱，在本校又很有一点文名，不成问题，必是他将燕秋追求上了。这家伙也是常上图书馆的，今天倒没有来，以后要注意他的行动。他心里是这样的计划着，就开始侦查高一虹起来。

到了第三日，进得学校，刚走号房门口过，那号房周三，追着由后面跑了来，叫道：“伍先生！伍先生！”健生站定时，他悄悄的将一个玫瑰色的小信封，向他手里一塞。健生对于周三这东西借个三毛二毛的，常常应酬他，这是他的报答了。于是向他点了两点头，将小信揣到袋里去。走到大楼墙外转弯的地方，回头看见无人，才把身上的这封信掏出来，拆开来看。他站着的这个地方，长了一丛竹子；竹子那边，也有一个人，在偷着看信，那人就是费昌年。他所看的信上是：

“昌年先生鉴：燕现住太平饭店三楼三百零三号，

明日下午七时，请驾临一叙。 宋燕秋启。”

费昌年看到，心里这一阵狂喜，几乎要跳到那竹子梢上去。身子虽是不曾跳得起来，但是口里却已不免呵哟一声叫了出来。他呵哟一声，自然把竹子外的健生惊动，他正看到：

“健生先生鉴：燕现住太平饭店三楼三百零三号，
明日下午……”

他眼看到这里，心里早是乱跳，加上那很匆忙的一声呵哟，他真吓得身子耸了两耸，本待质问是谁，昌年已经出来了。健生早把这张信一把抓住，向口袋里塞了进去，笑道：“你为什么一个人藏到这竹子里面？”昌年道：“没有什么，我看看长了新笋子没有。你拿了一张什么东西，向身上乱揣？给我看看。”健生道：“一张保险单子，不能给人看的。”昌年却也并不争着要看他的保险单子，扭转身来就走了。健生心想：我到这里来，怎么他事先知道？这也怪了。于是再伸头四处看了两遍，实在没有人，从新把信取出来看下半截。

“……七时，请驾临一叙。 宋燕秋启。”

呵！幸而不曾让费昌年知道，若是让他知道了，必定要从中破坏的。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就怕不容易再得着了。信上写了明日去最好是今日就去；不过今日就去，也许有什么不便；本来她很相信我的，倒不可以追求得太厉害了，倒引起了她的反感，还是忍耐着吧。这样想着，立刻将身上的表掏了出来，和大楼上的钟对了一对。天下有这样的巧事，当自己对表的时候，被自己侦察的那个情敌高一虹，也由图书馆里那条路出来，站在大楼下对表。他今天穿了一件国货淡灰赛哗叽长夹衫，里面可配的是白绸里子，流水向下，平贴得一条皱纹也没有。一顶浅灰色的丝绒帽子斜斜的在头上戴着。真可恶！这几天燕秋是素净打扮，他也穿得这样素净。你再看他那头发，梳得象乌缎子一样，真可以滑倒苍蝇，无论他脸子怎样的白，这总是一个小滑头样子。那家伙

似乎知道健生在注意他，带了淡笑，侧着身子走开了。健生心想：你不必淡笑，她已经约我明天在饭店里会谈了。一个青年要想和他的爱人在饭店里会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也许我进行之速，发表以后，要让你哭也哭不出来呢。你现在就失败了，你笑些什么？

健生在十分高兴之下，放弃了一虹，不再去侦查。很高兴的向各处筹款子，预备了明天应用；如电影院入门票，上西菜馆子会帐之类。到了次日，在寄宿舍床上一早醒过来，为着要糊里糊涂混过半上午去起见，故意在床上左一个翻身右一个翻身，睡得很晚很晚才起来。不想起床之后，首先拿了桌上放的表一看，才只有八点钟。往日看了夜场电影回来，早上睡着了醒不过来，对于八点钟这一堂课，总是赶不上；今天打算睡晚些起来，偏是八点钟就醒了。当学生的人，总不好意思起床之后复又去睡，因之也就不睡了，上理发馆。这件事，本来定于下午去办，这也只好在上午就去办了。理发之后，在街上闲溜了两三条大街，还买了一块手绢，放在西服口袋里，跑回学校来，还只十一点多钟。他真不信今天的日子，倒是这样的难度过去。一气之后，将墙上贴的功课表看看：下午一至二是微积分，三至五是两堂化学试验。不管了，夹了讲义，到食堂上去吃饭。吃过饭，便做一个上堂最早的学生，在课堂上先等着。耐着心上完了课，去燕秋的约会时间还有两点钟。回到屋子里，只好找本英文小说看看，不过看了两个页面，就得看看表，看了八个页面还只消磨四十分钟。今天看英文书，也会这样容易，真奇怪！不看书了。便向床上倒了下去，打算休息一下。但是还不曾将头靠着枕头，他就忽然醒悟过来：我的头发今天也梳得象高一虹那一样光，不要胡乱躺下去又睡乱了。所以在自己这样警告之下，立刻又坐了起来；坐起来不算，又重新对桌上支住的镜子，仔细端详一会。在铺桌子的白纸壳下面，找出一把长柄梳子，将头发梳了一阵，用手按按，实在

是很平贴的，这才站将起来，扯扯西服衣摆，然后在书架上取下了帽子，轻轻的向头上戴着，免得把头发戴乱了。在屋子里徘徊了几分钟，只管将手牵扯衣服，觉得实在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事了，方始出了学堂门，向太平饭店走来。他总觉得今天的时间消磨不易，所以没有坐人力车，就步行到太平饭店来。到了门口，他总还怕时间来早了点，最好算定了是一秒不早，一秒也不迟。恰恰好好七点钟，就将自己的名片，向燕秋住的那屋子里送了进去。于是站定脚，将挂表摸出来看，这一下子，他又是大为懊悔不迭，原来七点已经过十五分了。假使燕秋等了四五分钟，看了自己不到，便发了脾气走开。那末，就一切大事就完了。想到这里，立刻头上的汗珠子犹如蒸笼屉的盖子，水涔涔的。他左手拿了帽子，右手在袋里掏出名片，进得饭店，向第三层楼直奔。没有十三秒七，人就到了问询处。见着一个茶房，便将名信片交给他道：“会三〇三的宋小姐。”

茶房连名片也不看，就在前面引导。健生心里想着：必是燕秋打过了招呼，所以不用怎样考量就放我进去了。但是茶房所引的并不是客房，却是这层楼的西餐间；这犹罢了，尤其让健生大吃一惊的，这里除了主人翁而外，已经有了男宾三位。其中两位，便是同学高一虹、费昌年。其余一位，虽然不是朋友，也认得的，乃是南京最有名的足球健将石耐劳。他虽不十分胖，然而他那两条坚实的手臂，真个铁箍了也似。他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服，露出里面的蓝色衬衣，在衣领上打个黑色领结子。头上虽也留发，却是短平脑心，正与自己相反。他个儿很高，脸子长长的，据人传说：这是外国电影明星的派头。但是那皮肤虽也有些黄黑，似乎是晒成的，决不能说是天然健康色。这种人放了书不念，天天在球场上出风头，好得着虚名，博取摩登少女的欢心，那根本不足取。健生一见之下，就有这种感想。燕秋迎着笑道：“伍先生的请帖，我是最先发，何以伍先生最后到？”健生慌了，虽然

穿了西服，也两手捧了帽子乱作揖，连称对不住。燕秋便向石耐劳笑道：“这也是我的同学伍健生君。”石耐劳对于宋女士的男友，倒并不怎样妒嫉，立刻伸出手来同健生握着。

燕秋指着大餐桌子面前的椅子道：“大家请坐，我们一面吃，一面谈。”她说完了这话，自己向正中主席上坐下，只管将手向两边指着请坐。这四位男宾，挨挨蹭蹭扶了椅子坐下。燕秋回头向茶房道：“拿酒来。”又向客笑道：“我居丧，本来不应该喝酒，但是今天有点特别的情形，不能不喝。喝点葡萄酒吧，少喝一点，还是很补脑的。”客人是不约而同的都答应了一个好字。茶房进罢了酒，送上了菜。大家端起了酒杯子，向燕秋举着道了一声谢谢密斯宋。燕秋笑着先说了一声怠慢，然后笑道：“四位以为我是姓宋吗？”大家听了这话，不得不吃一惊，和她同学多年，谁不知道她是宋司长的女儿，怎么会变了不姓宋了！大家望了她的脸，都答复不出来。她索兴笑着道：“我不但不姓宋，而且我也不是江苏常州人。”耐劳坐在她右手下，放了酒杯，自己将两手按在膝盖上，向她很注切的望着，微笑道：“宋女士是受了很大的刺激……”燕秋连连摇着手道：“我虽受了刺激，也不至于连姓名、籍贯都否认了。就是否认了，对于我胸中不平之气，那里又平的下去？”一虹坐在她左手，却回过头来向伍、费二人道：“这很奇怪。我们和宋女士同学这些年，竟还不知道她的姓名、籍贯。”燕秋举着杯子笑道：“大家请干一杯酒，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说给诸位听听，那是你们作梦也想不到的。”大家如何不急于要听她的故事，都把酒干了。

燕秋放下杯子站起身来，向大家招招手道：“来来，我指一样东西诸位看看。”大家见她如此动作，更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跟着站了起身，同向西餐厅外的看楼上走来。这里下临着南京城内最热闹的一条街市——中华路。八点钟的时候，天上的夜幕已是完全张布起来了。街两旁人家，红绿电灯招牌一齐